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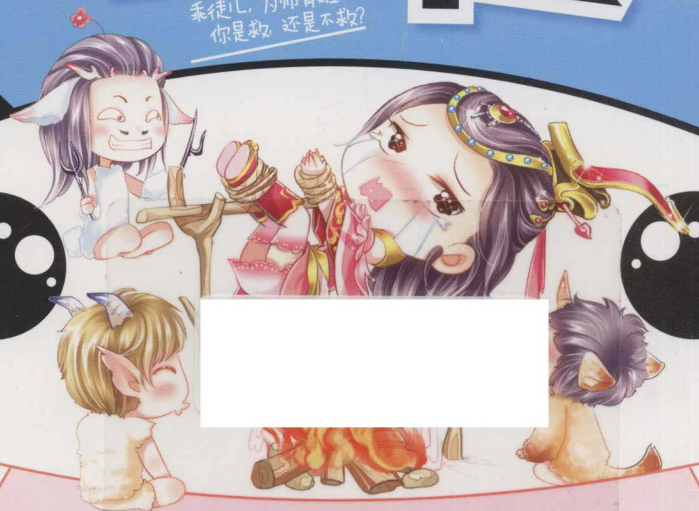
# 为师有难

她养他就是想“吃”他  
无奈他就是誓死不从!



漓云/著  
LI YUN WORKS

乖徒儿，为师有难，  
你是救，还是不救？



为师上能打怪下能告白，左能下药右能暖床，

孽徒，你竟视而不见，肥水想流外人田！

“桓卿啊，你的唇，怎么又冷又硬？”(T\_T)

“回师父，那不是弟子的唇，那是师父的床柱子。”



轰轰烈烈的徒儿收服之战，  
各种鸡飞狗跳抗蒙拐骗齐上演！



他不爱师父看修行，苦问为何，Q\_Q  
他红着脸说：“我若不修行，怎敢得你百岁高龄？”

【作者漓云】：

追男人哪用那么多花招，拖走生米煮成熟饭就行！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# 为师有难

漓云 / 著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为师有难 / 漓云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5. 7  
ISBN 978-7-5570-0040-0

I. ①为 … II. ①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8764 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  
总 策 划: 邹立勋  
责任编辑: 梅哲坤  
文字编辑: 刘思月  
版式设计: 赵苏楠  
封面设计: 周丽  
封面绘制: 新野 朱武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楼)

邮编: 510642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[www.tourpress.cn](http://www.tourpress.cn)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10 印张 295 千字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4.80 元

**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**

---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# 目录

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1/ | 第一章 | 为师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  |
| 017/ | 第二章 | 感情这事不是我能控制的   |
| 032/ | 第三章 | 师有告白连环计       |
| 048/ | 第四章 | 宝鉴在手，一生无忧     |
| 063/ | 第五章 | 下山路不好走，徒儿你慢点儿 |
| 078/ | 第六章 | 霹雳塔内有雨妖       |
| 093/ | 第七章 | 我们决定去京城       |
| 108/ | 第八章 | 此处摊上大事了       |
| 124/ | 第九章 | 皇宫任我闯         |
| 142/ | 第十章 | 宫有艳鬼来当道       |





# 目录

|      |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159/ | 第十一章 | 胆敢弄伤我徒儿  |
| 171/ | 第十二章 | 渡船南下遇水怪  |
| 188/ | 第十三章 | 稍不慎天降情敌  |
| 204/ | 第十四章 | 南夷之风土人情  |
| 218/ | 第十五章 | 卿本无情惹妖孽  |
| 234/ | 第十六章 | 罗衾帘帐一袭春  |
| 246/ | 第十七章 | 谁是我最重要的人 |
| 261/ | 第十八章 | 天若有情天亦老  |
| 278/ | 第十九章 | 一入红尘三千缠  |
| 294/ | 第二十章 | 一念成仙一念魔  |
| 309/ | 终 章  | 葬尽桃花又是春  |





## 第一章

### 为师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

“桓卿啊，为师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，有件事压抑在我心中已多年，现今实在忍不住了，必须得与你说一说。”

仙雾渺渺，水中腾起氤氲温暖的水汽，将我熏得迷迷蒙蒙的，也将我对面的孟桓卿熏得模模糊糊的。

我们正双双泡在温泉里，谈心。

孟桓卿有些害羞，我就喜欢他害羞。他每次害羞起来，即便是寒冬腊月我也会有种回到了暖春的感觉。

他紧张地垂着眼，不敢看我，只道：“师父想说什么，弟子都听着。”

我心潮澎湃，挪了两步过去，认真而诚挚道：“桓卿啊，为师喜欢你，你与为师在一起吧，为师保证对你千百个好绝不辜负你。”

“师父你……”他表现得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，红着耳根道。

我心中荡漾，问：“今日，你只需给为师一个答复，你喜欢为师吗？”

孟桓卿白皙的皮肤上出现了可疑的红晕。在我的一再追问下，才终于令我满意地轻微点点头。

我鼓励他道：“说出来，亲口说给为师听。”

孟桓卿很难为情：“喜、喜欢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是满足的。感觉多年以来的夙愿，终于实现了。不枉我将这乖徒儿从小拉扯大，看着他从一个翩翩少年郎成长为一个俊朗的男子汉啊……

我情难自禁，再往孟桓卿这里靠了两步，他有些颤抖，欲拒还迎，忒令我喜爱了。我凑过脸去，满足地笑：“既然如此，来，桓卿，给为师亲一个。”

“师父……”他很主动地伸手，将我搂进怀里，带着万种风情，贴上了我。

这么一块嫩豆腐迟早是要吃的，还不如趁早啊！但是他能够这么主动，委实使我心花怒放……我啃了啃，味道和我想象中的有些差距，复又啃了啃，问：“桓卿啊，你的唇，怎么又冷又硬？”

“回师父，那不是弟子的唇，那是师父的床柱子。”

这么一道不温不火不咸不淡的声音回答着我，与温泉里的孟桓卿大相径庭。我企图再次寻找我那害羞的嫩豆腐时，哪里还有人影儿……

我猛地睁开眼清醒了过来，我哪里泡在那水汽缥缈的温泉里，分明是躺在床上。我深思了片刻，得出一个深刻而惋惜的结论：原来我是在做梦啊，还是一个淫梦！怪不得油盐不进的“面瘫”徒弟孟桓卿会抽风抽成了那副风骚样……

一侧头，我便惶惶地看见孟桓卿一脸正直地站在我的床前，躬身作恭敬样。我不由得怨念横生，道：“桓卿啊，不是跟你说过，没事不得随便吵醒为师吗？”

“对不起师父，弟子以为师父是在做噩梦。”孟桓卿很闷，很楞，很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把“欠揍”两个字用在他身上我又舍不得，他道，“今日是我们与琼华派的仙剑大会，师父不能迟到。掌门已派人催促多次，让师父快快去剑仙台。”

我就不明白，当初那个跟在我身边非要我牵着他听他糯糯地唤我“师父”的小少年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少言寡语的人。

我没少研究孟桓卿的人格发展障碍，一直都得出不了准确的答案，大概是他跟我来玉泱派之后，成天只顾着修行，而我对他不够有人文关怀？

这样一想，我有些沮丧。

好歹这孟桓卿也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。现如今，他完全以一种不受我控制的事态在发展。

我拿一身青衣道袍裹身，伸着懒腰走出卧房。孟桓卿正在院子里候着我，见我出来，他立马就转身，走在前面道：“师父请随弟子一起去剑仙台吧。”

同样一身青衣道袍的孟桓卿就留给了我一个无比干脆又安静的背影。

这徒儿连背影都这么俊，不愧我这个做师父的对他的“美色”觊觎了很久。

大清早起来就见到如此宜人之景，我难免有些心神荡漾，再思及早间做的那个淫……咳咳，那个梦，瞬间觉得鼻间温热难以抵挡。

虽然只是一个梦，但我在梦里所说的那件压抑在我心中多年之事却是千真万确的。那话，是我在心中想了不知多少遍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话啊！

突然觉得要是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孟桓卿就已经来我房里并听见了该多好，既免去了难堪又表达了心意。

抱着这样一份侥幸，我两步跟上孟桓卿：“桓卿啊，你来为师的卧房时，可有听见为师在说什么动情的话？”

“有。”孟桓卿毫不犹豫道。

我问：“为师说了什么？”

孟桓卿顿了一下，就在我以为他可能是真的听见我的梦中告白而感到不好意思时，他突然道：“师父在啃床柱子，并说怎么又冷又硬。”

破徒弟！

此事多说无益，想必我在这破徒弟心中已经没剩多少高大的形象了。

再来说说今日的仙剑大会，是我们蜀山玉泱派和昆仑琼华派的一场花哨比试大会。每隔几年都会举办一场。

届时由我们这边挑选的弟子和琼华那边挑选的弟子进行单打独斗，当然，我们都是正规的门派，比试什么的都主张点到为止。

除了偶尔个别。

为什么会有个别？

因为门派有差别。我们玉泱派收男弟子，举目望去是清一色的阳刚男子，咳咳，除了我这个尊教；而琼华派，不仅女掌门身材火辣妩媚多情属上天入地难得的尤物一枚，门中弟子也是清一色的美少女啊！

让男女对决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擦出火花，打得那才叫一个火热、难分难舍。爱他就要好好揍他，这是琼华派掌门传下来的惊世骇俗之门训。

因而要是遇上个别性格特别要强的琼华派弟子的话，我玉泱派弟子绝对

遭殃，轻则缴械投降，重则被迫着喊打喊杀。

这要怪也怪我派弟子素质普遍偏高。每每仙剑大会之前，我都会提前个两三天好好给他们上一课。

男子，要懂得怜香惜玉，要懂得包容谦让，要懂得以笑面之，否则……以后极有可能找不到媳妇。

于是弟子们谨记着我的教诲，都对琼华派的女弟子疼爱有加。除了个别，其余的基本上能打出感情来。

据我往年的经验，仙剑大会上男女比试，起哄的，抛媚眼的，打着打着到最后抱成一团的……不在少数。

因而，我觉得这样的仙剑大会十分花哨，但不乏其精髓所在。

什么精髓？

联谊啊！

路上有不少门中弟子和我们往同一个方向去，看见我与孟桓卿走来，都恭敬地称我一声“尊教师叔”。看他们着急的样子，想必是怕自己走得慢了会抢不到好位置看美女吧？

我到剑仙台的时候，掌门已经端坐在剑仙台的最上边了。只见他穿着一身镶了银边的白衣道袍，长发以白玉簪束成一个发髻，年轻俊美的面庞显得成熟又稳重。

我曾经一度以为我这位同门师弟是玉泱的第一美男，但自从我见证了我的孟桓卿的成长与蜕变以后，他不再是我心中的第一了，孟桓卿才是。

掌门师弟名宋连慕，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那就是毒舌。

一天不损我他就精神紧张，失眠多梦，吃饭还没胃口。

眼下，我取出随身佩带的冷琊剑，御剑飞行至剑仙台的上方，撩起道袍便在宋连慕身旁的一张空椅上坐下。

宋连慕两边各摆着一张空椅，这其中一张自然是我的，而另一张，则是为远道而来的琼华派女掌门准备的。

左右都是坐着女人，这宋连慕的福气应该不小了，但也丝毫不见得他因此雀跃，脸臭得很。

我理了理道袍，与宋连慕寒暄道：“掌门师弟早啊！这是没睡醒吗？脸

色不大好。”

我知道宋连慕是有起床气的。年少的时候我与他一起修行，师父总会让我去叫他起床，为此没少遭他的拳打脚踢。

不过结果往往是他鼻青脸肿。

宋连慕不咸不淡地瞥了我一眼，道：“哪里比得上师姐悠闲？”

他这是在埋怨我来得太晚还是在感慨他自己太忙呢？照理说，有人心情不美丽我是不应当添油加醋让他心情更丑的。

只是我容易嘴贱，丝毫见不得人家心情不好，一见就会落井下石。于是我道：“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掌门师弟，我没留意时辰，一不小心就起床晚了，故而来迟了些。掌门师弟不会见怪吧？”

宋连慕已经形成一副他独有的深沉腹黑了，他越是对我不爽，就越是会笑，一双眼睛浸着淡淡的流光，笑得春风得意令百花失色，笑得容光焕发令百鸟哑然。他道：“哪里会见怪，女人，都是睡出来的——”他的笑眼流连在我身上，我浑身一寒，“不然很容易老的，尤其是像师姐这样不勤于修行不奋于驻颜的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很有风度地回道：“掌门师弟真爱说笑，我怎么也比不得师弟日夜操劳老得快。师弟不知，方才你笑的时候，”我指了指自己的眼尾，“这里有皱纹呢。”

宋连慕再也笑不出来了，甚至琼华派的女掌门到来的时候他都是臭着一张脸。

说实在的，自从师父羽化登仙以后，我和宋连慕就是玉泐仅剩的两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了。说起驻颜，不用刻意去理会，随着修为的增加，自然能够起到驻颜的效用。现如今我年百一十八，他年百一十二，面容都与一般的青年男女无异，说是眼角有皱纹也太夸张了些，我无非是用这句话来气一气这位掌门师弟。

他毒舌，那我就是舌毒。

宋连慕面前的长桌上摆着一个大沙漏，随着里面的流沙一点一点地流逝，宋连慕的脸变得比那锅底还黑。

原因无他，这仙剑大会定的是辰时开始，眼下都快过了一个时辰，还不

见琼华派的人来。不过底下的弟子们大都还是有耐心的，毕竟这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事情了。

我安慰他道：“掌门师弟少安毋躁，琼华派不如我们玉泱派都是男弟子，她们出门会格外麻烦些，光是早晨起来穿衣梳发涂胭脂都要花些时间的。”

宋连慕冷笑一声，瞥了我一眼，道：“同为女子，怎么不见师姐也那样？”一口老血。

我本是好心好意安慰他，不想竟被他倒打一耙，委实让人郁闷。我索性不再安慰他，将视线往台下扫去，于众多白衣道袍弟子当中轻易寻到了孟桓卿那青衣身影，他正端端正正地坐着，不急不恼神情安静。

这整个玉泱派，也就只有我师徒二人着青衣道袍，很容易就能找到他。

与四周猴急得要上蹿下跳的同门弟子相比，孟桓卿简直就像……就像是一位不被世俗所烦扰的……和尚？

呸！他当不得和尚，当不得当不得。

后来，一股暖风夹杂着花香拂来，让整个玉泱派都沸腾了。天边，几名轻纱女子御剑而来，体态曼妙、轻盈，纱裙裹风，如下凡而来的仙子，不是琼华派的弟子又是哪个。

随即那样美丽的女子越来越多，皆是御剑而行，她们簇拥的是一位着绯衣裙裳的妙人儿，长发飘飘风情万种。

那位绯衣的妙人儿，无疑就是琼华派的绝代女掌门霍茵了。

剑仙台下方，琼华派的女弟子纷纷落地收好自己的佩剑，整个过程婉转柔美，且女弟子个个生得娇美水灵，让我玉泱派的男弟子都看得痴了。

这出息！

霍掌门径直飞往这头，在我跟前落了脚。眉目含情，肤白唇红，那身材火辣妖娆得委实是让人热血沸腾。我连忙起身，与霍掌门寒暄道：“哎哟，霍掌门远道而来，不胜欣喜，不胜欣喜，掌门快快请坐！”

霍茵生了一双勾魂的丹凤眼，她微微一挑，勾起笑意，瞥了正襟危坐的宋连慕一眼，娇笑道：“怎么，玉泱掌门好似不欢迎我来一样？”

我碰了碰宋连慕的手肘，宋连慕抿嘴道：“哪里，掌门请坐，别客气。”

霍茵笑意不减道：“那为何我一来玉泱掌门就拿这副脸色给我看？且每

回都是尊教代为迎客，这于礼总是不合的。玉泱掌门事事都依赖尊教这个当师姐的，这样怎么行？”

这话我爱听。

玉泱与琼华的交情不浅，可追溯到好几百年前。霍茵晓得我和宋连慕之间的那点破事儿。

当初师父退位，玉泱派的掌门人理应是我，师父也确实定了我，就等着他挨过了劫数登仙，我便继承他的掌门之位。

只是，我自以为天生不是干这行的料。这不，我下头不是还有一个宋连慕吗，他本来是任尊教一职，后被我强行与他交换。

在满是男弟子的玉泱派，还是要个男的当掌门比较妥当。

宋连慕心不甘情不愿，被我硬押着坐在了玉泱的掌门之位上。彼时，琼华派也是来瞧了这继位大典的。宋连慕年轻气盛的，跟我急红了眼，瞪我像瞪仇人一样，愣是让霍茵笑得直不起腰。

现如今，虽然宋连慕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急眼的师弟，这掌门他也是做得一日比一日稳重，但霍茵每次见他都要免不了一番明嘲暗讽。

仙剑大会开始了，琼华派的女弟子休整了片刻之后，与我方的男弟子出列，开始比试起来。

早前说了，我们这边的男弟子在我的教导之下比较有素质懂得怜香惜玉，与琼华派比起剑来大都没有使出全力，权当是陪人家姑娘玩个开心畅快。

可是，剑仙台上，人家姑娘有些不愿意了。

她们性子比较要强，大概觉得自己被小看了，对手正拿自己当猴耍。于是打着打着就红眼了，下手忒重，且专打脸……

早前我也说过，我们这边的男弟子若是遇上要强的姑娘，铁定是会吃亏的。

看着台上的战况，琼华派士气大振。我玉泱派……惨不忍睹。

我不禁反思，我的教育手法是不是出了问题，是不是不应该教弟子对琼华的女弟子手下留情。可我自己也是女子，我不能和我的立场相对立。

这么想着，我矛盾了起来，突然一碟瓜子落在了地上，吓了我一跳。

我扭头一看，这霍苗好生泼辣，大抵是与宋连慕两三句话不对头，立马就掀了宋连慕手里的茶杯，力道还忒大，茶杯摔过来又打翻了瓜子碟……这下头打得如火如荼，上头两人也开始动手动脚，好不热闹。

掌门与掌门撕破脸皮，这架是值得一看的。

一时间，上头打得起劲，下头的两个门派也乱成了一锅……可即便是乱成一锅，该擦出火花的一样会擦出来。于是，没有参加比试的玉泱派弟子与琼华派弟子越靠越拢、越来越黏糊了……

美好的联谊，要开始了……

我抓了两把瓜子，准备躲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也好让宋连慕和霍苗打个畅快。时辰尚早，我踱回去还能睡个回笼觉。

只是在我还没离开剑仙台时，眼尾的目光一扫，顿时虎躯一震。

那联谊的人群当中，我的嫩豆腐……遭人搭讪了！我定定地没有误差地看过去，见两三位琼华的姑娘将孟桓卿围了起来，有说有笑，而孟桓卿……亦是若有似无地笑！

我的九天神明爷爷，他对我从来都是“面瘫”不苟言笑的，怎么能、怎么能对琼华的姑娘这么热情呢？

这不合逻辑。

我的四肢比头脑发达些，当即化作一道风飞奔了过去，然后在孟桓卿的三步开外及时收住脚，带起来的风冷不防拂乱了搭讪的几位妙龄姑娘的裙裳和长发。

她们唯恐自己的仪容在孟桓卿面前不整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个个手脚麻利地理裙角抚长发。有姑娘还故作镇定又柔婉地笑：“桓卿哥哥，你们玉泱的风好大呀，吹得人有些冷！”

孟桓卿应道：“习惯了就好。”

桓卿？哥哥？我险些站不稳，浑身鸡皮疙瘩不要命地往下掉。尽管孟桓卿是背对着我，可仅仅是听他说话的语气，我就能料想到他此刻的神情。定然是摆出他对外人、对我甚少有过的招牌微笑，不用太深，只淡淡的就好，足以迷死人。

我站在孟桓卿的背后，猛咳了两声，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，自

然是满意地将几位姑娘吓了一跳。

孟桓卿转过身来看见了我，一双安静如流水的眼里稍带了些诧异，但很快回归镇定，恭敬道：“师父。”

我一边对几位姑娘友好地笑了笑，一边走到孟桓卿身边，眯着眼睛看着他和气道：“桓卿啊，今时今日你也不用在姑娘面前向为师多礼了，让姑娘见了笑话。方才为师见你们很聊得来，桓卿当好好招待琼华来的客人。”

整个玉泱就我一个女道人，这几位姑娘有眼识，尊称我一声“尊教”，但这样并不代表我就能把我的宝贝徒儿让给她们。

到底还是多年的师徒啊，一听我如是说，孟桓卿只审视了我一下大抵便晓得我是口不对心，遂三两句话打发了几位姑娘，然后借口自己还有修行功课没做完先行离去。

几位姑娘甚觉可惜。我连忙招呼别的弟子前来，道：“琼华的姑娘们，我玉泱的大好青年多得是，姑娘们好好见识见识。我那呆头呆脑的徒弟实在是不懂风情，竟放着好好的姑娘不要非要去做功课，”说着我就指了指脑门，“他脑子不好使。说来也怪他小的时候我这个当师父的失职，没有照看好他。他脑门，被门夹过。”

姑娘们露出了惊疑的表情，已经不觉得有多可惜了。

我转身朝着孟桓卿离开的方向走去，心里头豁然开朗，道：“我这就去看看，不然说不定他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。姑娘们好好玩，玩得开心舒心放心，我玉泱的徒侄们，可别怠慢了她们，啊！”

我话音一落，伴随着琼华姑娘们默契的喧哗之声，一两道威武雄壮的狗叫声在剑仙台下响起……我扭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居然是灶房的大黄来凑热闹了。

大黄是条浑身充满流氓气息的老狗，想来是几年才见一回玉泱来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一下就不受控制地脱缰了。灶房殷老叔那不足八岁的孙子殷倪看它不住，一直气喘吁吁地追到了这里来。

于是大黄成功地扰乱了秩序，姑娘们四处奔走，我玉泱的弟子临危不乱终于在琼华弟子面前逞了一回英雄。

场面大乱，上头的宋连慕和霍茵打得火热，不管这下边……我自然是更

加不会管了。

殷倪一看见我，就顾不上追大黄了，红着小脸恭敬一揖道：“尊教师叔好！”

我好心道：“大黄它怎么跑到这里来撒野了？你不好好看住它，回头被掌门告到你爷爷那里去了，它会被打断腿的。”

殷倪抹了一把额汗，道：“都怪丹药房的师兄三天两头来给大黄体检，又是补肾又是壮阳的，弄得大黄觉得它已经返老还童了！师叔我牵狗去了！”

“那你再接再厉。”我转身即走，那混乱场面令我不忍直视。这世道，连狗都这么横……

我没想到，孟桓卿真的是来练功了，连今天难得的一天不用修行只需要陪好美少女的日子，他都不好好珍惜。虽说没有美少女可陪，他完全可以来陪我这个师父嘛……

眼下这片修炼的林子，是我与孟桓卿经常会来的修行场所，这里树木丛生，能够活动的地方相当小，孟桓卿才能以脚借树干之力在林子里飞来飞去。

我在一棵树脚下坐定，支着下巴看他的身影。

看着看着就心跳加速了，眼前无数个孟桓卿闪来闪去像是专门来勾我的魂儿的。看着他的道袍盈风，我觉得整个树林都弥漫着他的气息，闻起来全身骨头都软了……

我究竟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这个俊逸美丽的小青年的呢？

记得当初师父还在玉泱的时候，玉泱怎么说也是蜀山之地名号响当当的门派，因此也广招弟子，孟桓卿正是在那茫茫前来拜师的弟子之一，与别的孩子年纪差不多，八九岁的样子，身体比别的孩子瘦弱且穿着破烂，但一双眼睛明亮，勇闯山路，比谁都勇敢。

仿佛上山来拜师是他唯一可走的路，将他毕生的力气都花在了这上面，大有一种“今日拜不成师就死在这里”的壮志豪情。

他与同龄人的不同，以师父的火眼金睛只需要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再掐指一算，他眉头就皱起，与我说道：“以寻，这个弟子你得接。”

我直勾勾地望着那么多孩子中的孟桓卿，他就端端正正地站在玉泱派的山前，成功突破了层层阻碍，勇气与智慧并显，已然算是一名合格的入门弟子。

依照师父的意思，我收了孟桓卿，并且往后就只这一个徒弟。

行拜师礼的时候，孟桓卿唤我一声“师父”，小脸上露出了一个“总算成功了”的美好笑容。

那笑容像是朝阳一样，熏得人浑身暖洋洋的。

我承认我有些……禽兽，看见孟桓卿水灵灵的小脸就想咬一口。遂在领着孟桓卿去他的小院落的时候，我趁着四下没人，终于蹲下身拉过孟桓卿就在他软软嫩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，突破了我初为人师的道德底线……

孟桓卿当即就被我吓傻了，连连后退，惊道：“师、师父？你为什么、为什么……”连问我为什么亲他这句话都说不完整，简直是在振奋我的“兽欲”啊……

后来我给了他一颗糖，道：“桓卿莫怕，这是师父我的见面礼。乖，来吃糖。”

当初孟桓卿拜了一个女师父，或多或少会遭到同门的小师兄师弟们的嘲笑。但事实证明，我这个女师父丝毫不比他们的男师父弱，他们的男师父教徒数百而我就只教他一个，再加上孟桓卿悟性强又勤奋，没过多久就已经在同门之中出类拔萃了。

或许也因为如此，孟桓卿和同门弟子总是走得不远不近。

我带他去没有人迹的丛林里露营过，将他丢在随时都会有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数日；我也带他下山四处游历过，让他独自面对河中水鬼、夜里艳妖；他看多了人情世故，练就了一身本事。

颇令我欣慰的是，他不仅御得一手好剑，还烧得一手好菜。

不管去哪里，只要美徒在手，就天下我有。

不知不觉，我就看着孟桓卿长成了翩翩少年郎，身材挺拔英朗，轮廓俊逸，一双眼睛十分柔和，不笑的时候眼中华光流转嘴角轻佻勾起，甚是迷人！

在他十六岁的时候，他为了救我而受伤。彼时也是在深山老林里，我们遇到了一头凶恶的虎兽。

虎兽以为我们是来跟它抢地盘的。

我们还真是来跟它抢地盘的。

我们打算在它的老窝里借宿几日。这种行为遭到了虎兽的反对，我们跟

它商榷不成，它很小气地发怒了。

实际上区区一头虎兽而已，我拔剑就可以削掉它的小虎牙。但是孟桓卿太热血，二话不说就挡在我面前，欲跟虎兽来一个殊死决斗。后来他被虎兽锋利的爪子给抓伤了，险些破了相，可心疼死我了。

那时他已经年方二八，可我平时一直当他是当初那个拿一颗糖就可以哄好的小少年，殊不知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长这么高大了……

他留给我的背影，给我一种很安稳的感觉，于是我没有出手帮他。

说老实话，当时我一门心思都在欣赏他的背影上，哪里还分得出多余的精力去斗虎兽。

我人生当中头一回没有动拳脚就挂了彩，血是从鼻孔里流出来的，热烘烘的。

我终于发现，孟桓卿长大成人了，真好啊……

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，他越长越闷越长越安静，我已经无法用一颗糖去哄好他了……

回忆就像是旧情人，一纠缠起来便没完没了。若不是一道锐利的剑气直逼我，恐怕我还在和“旧情人”纠缠。

我回过神来看定睛一看，竟是好好练着剑的孟桓卿突然吃错了药转个身就向我俯冲而来。

待看清了我以后，他面色大惊，收手已经来不及。

我欣慰啊，就晓得这徒儿是没看清是他师父才贸然出手的，若晓得是我他一定舍不得……

剑在咫尺，我往一旁侧过头去，剑恰恰从我脸侧扫过，直直插入我背后的树干里，深深没入。

“师父？！”

我抹了一把冷汗，道：“桓卿，你莫不是想弑师不成？”

孟桓卿连剑都来不及取，当即就跪地，道：“弟子不敢，弟子不知是师父险些伤了师父，请师父责罚。”

责罚我还是舍不得的。我揉了揉发痒的鼻子，将孟桓卿扶起来，道：“罢了，不知者无罪，为师就只是单纯地路过，见桓卿这么勤奋，为师甚感欣慰